

• 文献研究 •

《伤寒论》与《金匱要略》方药标准度量衡单位考察

何丽清¹ 傅延龄^{2*}

(1. 山西中医学院基础部伤寒教研室, 山西省太原市晋祠路一段 89 号, 030024;

2.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项目(2010CB530604)

* 通讯作者: fuyanling@bucm.edu.cn, (010)64287090

[摘要] 对《伤寒论》、《金匱要略》两书中方药的计量方式进行了梳理, 明确两书中方药的计量以“度”、“量”、“衡”计量为主, 但又有侧重, “度”与“量”的使用较少, “衡”的使用最多。“衡”的使用有铢、两、斤 3 种, 其中又以两为最多, 是《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中方药计量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 计量; 度量衡; 伤寒论; 金匱要略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the Books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 and *Synopsis of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

HE Liqing¹, FU Yanling²

(1. Sh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aiyuan 030024; 2. International Schoo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on the measures of medicines in the books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 and *Synopsis of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 confirmed that the medicines are measured mainly by du-length, liang-volume, and heng-weight, but with different emphases. The du-length (Chinese inch) and liang-volume (Chinese litre) are used not very often, while the heng-weight (Chinese gram), expressed as *Zhu*, *Liang*, and *Jin*, is mostly used. *Liang*-(Chinese gram) is the most important weighing method used i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 and *Synopsis of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

Key Words measure; weights and measures;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 *Synopsis of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

《伤寒杂病论》方药用量在东汉时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经方本原剂量是一个关乎中医临床疗效的重大问题^[1]。但对用药剂量的认识, 首要是在计量单位的基础上, 计量单位不明就无法按经方用药的剂量来取量用药。故而欲知经方用药剂量, 必须要先认识《伤寒论》与《金匱要略》的计量单位。

1 《伤寒论》与《金匱要略》方药计量的继承与发展

度量衡一词最早可见于《尚书·舜典》:“同律度量衡。”度量衡即为长度、容量与权衡的简称, 当然还包含相关器具、单位及有关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强制统一度量衡, 但相关制度在秦时并未形成系统, 直至汉代才初步成型。也就是说汉代是我国传统计量制度的理论成型时期^[2]。汉承秦制, 《汉书·律历志》以黄钟累黍法对度量衡制做出了明确规定:“度者, 分、寸、尺、丈、引也, 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 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 九十分黄钟之长, 一为一分, 十分为寸, 十寸为尺, 十尺为

丈, 十丈为引, 而五度审矣。”“量者, 龠、合、升、斗、斛也, 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 用度数审其容, 以子谷秬黍中者, 千有二百实其龠, 以井水准其概, 合龠为合, 十合为升, 十升为斗, 十斗为斛, 而五量嘉矣。”“权者, 铢、两、斤、钧、石也, 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黄钟之重, 一龠容千二百黍, 重十二铢, 两之为两, 二十四铢为两, 十六两为斤, 三十斤为钧, 四钧为石。”^[3]说明汉代衡量亦是铢、两、斤、钧、石的五量制, 不过各级之间并非十进制, 所描述的进位制与同时期刘向《说苑》及刘安《淮南子》相一致, 即 24 铢为 1 两, 16 两为 1 斤, 30 斤为 1 钧, 4 钧为 1 石。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每一级单位的具体量值一直分歧较大。到东汉时期, 重量单位值厘定方法相对较多, 有权衡器、货币、累黍、水、黄金等法。

从《五十二病方》、《黄帝内经》十三方、《武威汉代医简》、《汤液经法》到《伤寒杂病论》, 药物的计量方法和剂量逐渐精确, 在药物计量法上有所发展。《五十二病方》药物计量单位大多为非度量衡计量单

位,如挺、束、把、撮等;体积单位也有合、斗、升。《黄帝内经》记载了13个方剂,已有度量衡单位的使用,其中《灵枢·寿夭刚柔》:“黄帝曰:药熨奈何?伯高答曰:用淳酒二十斤,蜀椒一升,干姜一斤,桂心一斤……”,《灵枢·邪客》治疗失眠的半夏秫米汤:“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在马王堆古医书中,不但有“斤”而且有“两”,“用石膏一斤少半”^{[4]720},“取白苻(符)、红苻、伏(茯)灵(苓)各二两”^{[4]715}。在《武威汉代医简》中也是同样,普遍采用了斤、两等计量单位:“猪脂三斤”,“曾青四两,戎盐三两”^[5]。张仲景所处年代的医用度量衡与《汤液经法》使用的度量衡差别不大,二者可能都采用了秦汉时期的度量衡制度。成书于东汉末年的《伤寒杂病论》,其方剂药物单位包括了尺、升、合、铢、两、斤等。药物的计量单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精确和规范。

2 《伤寒论》与《金匱要略》标准度量衡单位的研究

《伤寒论》共113方(不含土瓜根和猪胆汁方)91味药^[6];《金匱要略》前22篇除去附方及其药物共182方,192味药物^[6-7]。书中度量衡与非度量衡单位同时并存,但以度量衡计量为主。度量衡单位中“度”用到尺;“量”《伤寒论》用到斗、升、合3种,《金匱要略》除同《伤寒论》一样用到这3种外,还用到斛;“衡”的使用最多,有铢、两、斤3种。

2.1 “度”的研究

汉代官方明确规定的5个长度单位为分、寸、尺、丈、引,且各级之间均为十进制,与《说文解字》中解释寸字:“十分也”,尺字:“十寸也”说法一致。几千年来,朝代更迭,每个单位的量值存在增减,但分、寸、尺、丈之间的十进制关系却未有更改,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实施以后,才被米制所取代。

以“度”为药物计量单位,在《伤寒论》中只出现过1次,即麻子仁丸用厚朴1尺,但并未记述厚朴的厚度和宽度。《金匱要略》与《伤寒论》中“度”的使用相同,只用于厚朴1味,提到厚朴1尺,出现在麻子仁丸、厚朴大黄汤2首方剂中,同样未记述厚朴的厚度和宽度。可见,张仲景对“度”的使用很局限。长度作为计量方法,由于没有对药物的厚薄、宽窄作出限制,是很不精确的。从马王堆古医书到《武威汉代医简》和《伤寒杂病论》可以看出这种计量方法减少的趋势,唐代以后已经不易见到这种方法了。另一方面在汉代以前容量和重量的计量工具有种种缺

陷,才造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古人采取了长度测量法来称量药物,当时人认为简易行,而今天看来甚不精确^[8]。

2.2 “量”的研究

比较固定的专用量器最早出现在战国后期,但相关制度也是直至汉代才趋于完备。根据《汉书·律历志·嘉量篇》记载汉代容量亦是龠、合、升、斗、斛的五量制,除此五量之外,龠以下还有“撮”和“圭”两个小单位。汉代的容量单位制为:4圭=1撮,5撮=1龠,2龠=1合,10合=1升,10升=1斗,10斗=1石。从文献上可以看出,汉代以前容量单位作为药物的计量单位还是普遍使用的,从发展趋势上可以看出逐渐被重量单位所取代,到《伤寒杂病论》时容量单位更多的是用于液体药物的计量中^[8]。《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中的“量”主要用于计量方药的加水量、煎煮量及服用量,部分药物的剂量也用“量”来计量。

经我们统计,除去重复的方与药,《伤寒论》中有40首方剂中有18味以“量”为计量单位的药物,其中有14首方剂中的8味药用了“合”计量;有25首方剂中的14味药用了“升”计量;有1首方剂中的1味药用了“斗”计量。《伤寒论》中用“量”为计量单位的药物共计有18味,其中“合”与“升”同用的有5味,为淡豆豉、半夏、粳米、蜂蜜、芒硝;单用“合”的有3味,为白粉、人尿、猪胆汁;单用“升”的有9味,为吴茱萸、五味子、杏仁、麻子仁、麦冬、赤小豆、生梓白皮、胶饴、葶苈;单用“斗”的有1味,为乌梅丸中的米。

除去重复的方与药,《金匱要略》中53首方剂中有33味以“量”为计量单位的药物,其中有8首方剂中的4味药用了“合”计量;有45首方剂中的29味药用了“升”计量;有2首方剂中的3味药用了“斗”计量。此外,《金匱要略》中还用到了“斛”,为鳖甲煎丸1首方。《金匱要略》中用“量”为计量单位的药物共计有33味,其中“合”与“升”同用的有2味,为淡豆豉、粳米;“升”与“斗”同用的有1味,为白酒;“斗”与“斛”同用的有1味,为清酒“一斛五升浸灰”。单用“合”的有2味,为芒硝、蜀椒;单用“升”的有29味,为半夏、五味子、杏仁、小麦、麦冬等;单用“斗”的有1味,为灶下灰。

结果表明,《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中容量单位以“升”最为普遍,以“量”作为计量单位的药物以半夏为最多。

2.3 “衡”的研究

《汉书·律历志》记载：汉代衡量是铢、两、斤、钧、石的五量制，各级之间不是十进制，而是24铢为1两，16两为1斤，30斤为1钧，4钧为1石。重量单位在《五十二病方》中并不存在，以后逐渐增加，到东汉末年的《伤寒杂病论》，已经比比皆是了，它不但取代了长度单位，而且也部分取代了容量单位，成为药物计量的主要方法^[8]。

除去重复的方与药，《伤寒论》中共有100首方剂中50味药物用了衡量单位，其中以“两”运用最多，有98首方剂中41味药物使用“两”为计量单位；有6首方剂中的17味药物以“铢”为计量单位；有18首方剂中的13味药以“斤”为计量单位。其中“铢”、“两”、“斤”3者均有用到的药物有柴胡、生姜、茯苓、芍药4味；用“铢”和“两”的药物有甘草、桂枝、干姜、黄芩、麻黄、白术、泽泻、知母、猪苓等9味；用“铢”和“斤”的药物有石膏1味；用“两”和“斤”的药物有厚朴、大黄、葛根3味。

《金匱要略》中只用到了“斤”和“两”，除去重复的方与药，共有151首方剂中91味药物用了衡量单位，其中以“两”运用最多，有138首方剂中83味药物使用“两”为计量单位；有31首方剂中的24味药以“斤”为计量单位。其中同时用到“两”和“斤”的药物有石膏、生姜、茯苓、芍药、薤白、厚朴、大黄、橘皮、枳实、半夏、赤石脂、紫参、黄连、泽泻、黄芩、白术等16味。

3 《伤寒论》与《金匱要略》方药标准度量衡与非标准度量衡计量的混用

《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中药物计量单位，主要是标准度量衡制的计量和非标准度量衡制的计量两大类。一般情况下1种药物只用到1个计量单位，即便是有些药物由于用量大小不同用到了2个或3个，但都在1个计量类别内，如黄芩、白术等用到两和斤，柴胡、茯苓等用到铢、两、斤，淡豆豉等用到合、升。但仍有少数药物计量同时采用标准度量衡制和非标准度量衡制这两种计量方式，如百合、半夏等用到升、两、枚，枳实用到斤、两、枚，桃仁、苦杏仁用到个、枚、升，石膏用到斤、两、如鸡子大，生姜用到铢、两、斤、片，厚朴用到尺、斤、两等等。这种标准度量衡制计量方式和非标准度量衡制计量方式的混用情况说明了东汉时期虽然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度量衡制度，但在实际应用中仍有前代非标准度量衡用法的残留。

4 《伤寒论》与《金匱要略》方中的钱与分

除了以上所描述的计量单位外，《伤寒论》与《金匱要略》方药中的计量单位还有“钱”和“分”。关于这两个单位，研究者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如《伤寒论》桂枝二越婢一汤中生姜为一两三钱。对于这种情况，研究者多认为是《伤寒论》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世医家所改写^[9]。因为根据研究可知，在汉代的度量衡制中并没有钱这个单位。在晋代以前，中药计量基本使用的是汉制单位。“钱”字在唐时用于重量之名。唐铸开元钱，不名为铢，而曰一钱重二铢四累，积十钱重一两，是以十钱为一两，以钱为重量名，实自唐为始^[10]。亦有研究者持不同观点，马继兴^{[4][136]}指出：应当注意在《伤寒杂病论》等书中所用的“钱”和“半钱”单位，均系“钱匕”与“半钱匕”的略称，和唐、宋以后所用的重量单位“钱”字不同，不宜混淆。

“分”的使用在《伤寒论》中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麻黄升麻汤中升麻为一两二分，当归为一两一分；第二种情况如三物白散中桔梗三分，巴豆一分，贝母三分；瓜蒂散中瓜蒂一分，赤小豆一分。第一种情况多数研究者认为是《伤寒论》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世医家所改写^[9]。因为根据研究可知，在汉代的度量衡制中也没有“分”这个单位，从晋代起始在汉制的铢与两之间入分，即6铢为1分，4分为1两。南朝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序例》中云：“古称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虽有子谷秬黍之制，从来均之已久，正尔依次用之。”第二种情况多数研究者认为并不是计量单位，而是说明药物间的比例的。芦琴等^[8]指出在汉代以前方剂中虽有“分”的出现，但它不是计量单位，与唐、宋以后作为重量单位的意义不同。“分”是会意字。从八，从刀。“八”就是分；“刀”是以刀剖物，使之分开的意思，本义是瓜分。秦汉医籍中“分”是份数的意思，同“份”。早在南北朝时医家陶弘景就已经明确指出：“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方家所云等分者，非分两之分，谓诸药斤两多少皆同尔。先视病之大小，轻重所须，乃以意裁之。”郝万山^[9]也认为在《伤寒论》中并没有用到重量单位“分”。至于丸散中所用之“分”，乃是“等份”的意思，不是指药物的重量。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因钱与分在《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两书中出现次数不多，不是主要的计量单

(下转第1520页)

维方式,帮助确定准确的中药方剂量,最佳的治疗窗,能够使中药在辨证思想的指导下,进行量化,得到明确的量效关系曲线,来更好地指导临床。

参考文献

- [1] 韦史利,赵学军. 逍遥丸对高架十字迷宫小鼠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12(6): 265—266.
- [2] 李庆生,李静平. 从“肤敏膏”的研发探析中药复方研究中的量效关系问题[J]. 中药材, 2008, 31(3): 111—112.
- [3] 陈玉生. 中药四逆汤治疗休克的实验研究[M]//. 中医药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北京: 中国学术出版社, 1987: 18.
- [4] 杜标炎,张爱娟,谭宇蕙,等. 六味地黄丸对自杀基因系统杀伤肝癌细胞增效作用的量效关系[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9, 26(1): 59—62.
- [5] 王欣,谢鸣. 酸枣仁汤对高架十字迷宫大鼠行为学影响的量效关系评价[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04, 10(2): 35—37.
- [6] 侯素春,刘晓明,林熙然,等. 不同剂量凉血活血复方对小鼠上皮细胞增殖、表皮细胞分化、血浆内皮素 1 及血清可溶性 E 选择素的影响[J].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医学杂志, 2003, 2(2): 76—79.
- [7] 冉川莲,严灿,吴丽丽,等. 抗抑郁中药复方药效学实验中给药时间与剂量的探讨[J]. 中药药理与临床, 2008, 24(4): 69—70.

- [8] 窦骏,曲卫敏. 不同剂量黄芪配合的当归补血汤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J]. 实用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6, 9(5): 293—294.
- [9] 李仪奎,徐军,张晓晨,等. 黄芪当归对药配伍的药理作用研究. 中药药理与临床, 1997, 8(2): 1—4.
- [10] 李玉萍,徐瑞鑫,李廷利. 四逆散冻干粉改善果蝇睡眠作用的量效时效关系研究[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0, 16(12): 109—111.
- [11] 李上云. 桂枝汤双相调节作用和药物动力学研究[J]. 中医函授通讯, 1999, 18(5): 18—20.
- [12] 李果,罗云,肖小河,等. 六味地黄汤及其拆方的配伍规律实验研究[J]. 中药材, 2007, 30(2): 205—208.
- [13] 李振彬. 中药复方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探索[J]. 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1989, 3(3): 27—30.
- [14] 常文明,陈斌. 从证治动力学谈中药的“证治量效血清动力学”假说——建立中药血清安全剂量范围标准指南[J]. 辽宁中医学院学报, 2006, 8(2): 10—11.
- [15] 程先宽,范吉平,陈志刚,等. 不同折算剂量桂枝汤对酵母致大鼠发热模型的影响[J]. 中医杂志, 2009, 50(3): 258—260.
- [16] 程先宽,范吉平,韩振蕴,等. 不同折算剂量四逆汤对放血致低血压状态大鼠的升压作用[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9, 43(3): 83—85.

(收稿日期: 2011-05-30; 修回日期: 2011-07-13)

[编辑: 黄 健]

(上接第 1502 页)

位,再者研究者对此存有分歧,因此在对《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两书中计量单位的探讨中,此二者不作为重点研究。

5 结语

《伤寒论》与《金匱要略》在方药的计量方式上是一致的,均是沿用汉制,方药的计量中度量衡与非度量衡单位同时并存,以度量衡计量为主,其中最主要的、使用最多的是衡中的“两”。①度量衡单位中“度”用到尺,但仅厚朴 1 味使用,且书中厚朴还用斤、两来计量,说明尺作为中药的计量在汉代已经明显减少,有被取代的趋势。②度量衡单位中“量”用到斛、斗、升、合,其中以升的使用为最多。但从总体上,“量”主要用来计量方药的加水量、煎煮量及服用量,只有少量用于计量药物的剂量。③度量衡单位中“衡”的使用在所有计量中是最多的,有铢、两、斤 3 种,其中又以两为最多,是《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中方药计量的最重要方式。这种以“衡”为方药主要计量的方式一直沿用到今天,但“两”已改为与国际接轨的单位“克”。

参考文献

- [1] 傅延龄,蔡坤坐,宋佳. 方药量效关系文献与理论研究思考[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33(9): 601—605, 640.
- [2] 郭明章. 张仲景方用药剂量古今折算及配伍比例的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9: 22.
- [3]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966—968.
- [4] 马继兴. 马王堆古医书考释·养生方[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 [5] 张延昌,朱建平. 武威汉代医简研究[M]. 北京: 原子能出版社, 1996: 30.
- [6] 郝万山,李赛美. 伤寒论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222.
- [7] 吴翠珍,陶汉华,张宗圣. 《伤寒论》《金匱要略》方药统计及相关研究[J].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 1996, 20(2): 125—128.
- [8] 芦琴,张瑞贤,张慕群. 秦汉间药物计量单位的考察[J]. 中国中药杂志, 2006, 31(24): 2074—2077.
- [9] 郝万山. 汉代度量衡制和经方药量的换算[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05, 3(3): 48—51.
- [10] 吴承洛. 中国度量衡史[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110.

(收稿日期: 2011-01-13; 修回日期: 2011-04-15)

[编辑: 崔京艳]